

不識面的情人

短篇創作集

不識面的情人

作者——徐 璣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1979

版 權 所 有

價 目 一 實 價 三 角 五 分



8, 1929 出 版

1—2000 冊

不識面的情人

不識面的情人

——一個低這一葉生命之淚書

會使你感傷而吸泣的話，

那末，朋友，要請你恕我，恕我！

因為當我握筆狂寫著牠時，

我的熱淚已先你而披流了。——

親愛的海西哥：

我不曉得這封信將怎樣寄給你，因為我不悉
你的地址；我也不曉得你能不能讀到牠，能不能

看到牠上面淚痕斑斕中的字跡，可是我不管這些，我受着我的全身心，全生命和全靈魂的驅使，終於情不自禁地這樣的寫着，寫着了。

阿！我的國王！我的上帝！我童話般的神祕的哥哥！今天我要把我幾年來對你懷念，思慕，眷戀的真曲和積愆，整個兒由我的心版上移到信箋上了。

在你那“情人”一詩裏，有一段這樣的寫着：

“情人”，

這是多麼動聽

而又帶着詩趣的字眼；

你只要喊一聲“情人”，

你便是一個音樂家或是詩人。

但是，哥哥！假使我有一個像哥哥那樣可愛的情人，而我和他却從來未曾見過面，——雖曾通過許許多多的信——而且或許將永遠不能相見，又假使我喊他一聲“我不識面的情人”，那末，哥哥！我是一個怎樣苦命的音樂家呀！我又是一個怎樣悲哀的詩人呀！

那些不熟識我們過去光明璀璨的浪漫史的朋友們，聽見我這樣的稱呼你，心裏定會覺得萬分的駭怪；他們將閃着驚訝的眼光，這樣的懷疑着：

“風狂的少女，你既沒有和他會過面，怎的可以把你寶貴的愛情，漫不經心地奉獻給他呢？”

可是我也不管這些，我說愛你便是愛你，再也不願把我的話兒收回了。

當我執筆寫這封信時，一段段連續不斷的美麗的故事落在我的記憶裏。和一星星的碎石落在池中一樣。

現在想起五年前的事，猶歷歷如在目前，大概你總還記得罷！那時你還在風月綺麗的T城L大學裏肄業，你開始從事於文學的創作，開始發展你豐富的天才。你在紅霞雜誌上發表的“孤雁”那篇小說，真是做得好！牠是怎樣的打動着我的心絃，使我的和你的共鳴呀！牠是怎樣的激動着我的情感，使我的和你的交流呀！我把牠每個字細細的咀嚼，差不多讀得會背誦了。後來終於把我處女的羞恥

的心情壓住，用我的假名冒昧地寄給你一封長信。不久我得到你的覆信，允許我做你的朋友，但是，說來真令我害羞，實在那時我已愛着你了！自後信是常通，音問不絕，三年之中，我一共接到你二百多封信；但關山的間隔，人事的變遷，和命運的播弄，使我們始終沒有見過一次面。

哦！說起你的信，這簡直是一首首美妙的散文詩，是蒼空中偶然殞落的一顆顆清朗的星星，是孔雀身上偶然被微風吹下的一片片映着鮮豔耀目的紋彩的翠羽，是颶風起處，怒波駭濤偶然拍到海灘上的一朵朵浪花。

自從你擲掉你的生花妙筆，換上軍衣，掛起武裝帶之後，自從你赴粵參加革命時也曾寫給我幾封信以後，因為軍行無常，你沒有固定的地址的緣故，使我不能繼續地和你通信，同時我也有兩年沒有得到你的一些消息，在各種文藝刊物上，也好久沒有讀到你那富於情感和想像力的清麗的詩文。

我不知道你現在在那兒：在天之涯，抑是在地

之角？在海之濱，抑是在山之麓？在人間，還是在天上？在生的世界，還是在死之國？阿！蹤跡飄忽詭秘令人捉摸不定的哥哥！你，像因風而飛的無聲的落花的你，像春水池塘裏流浪飄泊的浮萍的你，像一隻畫梁輕燕，霎時間飛到這個柱上，霎時間又停留在那個棟樑上的你，叫你的妹妹往什麼地方去找尋呀！

哥哥！在雨打芭蕉的晚秋之夜，在素月映着無眠的深宵，我也曾掩燈下帷，待你入夢；我也曾在報上登過尋人的廣告；我也曾往 N 大學和你從前教過書的 N 中學，向你的朋友們探問過你的近況。但廣告不具效力，你的朋友們也不曉得你最近的行蹤，至於那午夜模糊不清的約夢，更是飄渺無憑，徒然留得醒後的悵悵！

我雖沒有走遍天涯，踏破鐵鞋的到處找你，但在晨光熹微，清風吹送着鳥語花香的時候，在中午的豔陽射着萬道的金箭的時候，在夜色幽沉，星眼暗窺着緊閉的雲幕的時候，我也曾佇立並躑躅於

十字街頭，張眼四顧，像期待着什麼，又像一個婦人找尋着她失落了的重鼓。但見街上香車寶馬，飛馳疾駛，但見行人如梭，熙攘往來；在林林總總的人叢中，我也不知道那一個是你，因為我不識你的面，也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和我同住在一個城市中。又因為從前我們每逢假期回家時，恐有種種不便，常暫停通信的緣故，所以你以前寫給我許多的信裏，從未提及你的家是住在什麼地方，在城市還是在鄉村；假使是在鄉村的話，那末又是那一村？——我祇知道你是慈谿縣人——使我又不能到你的家裏去打聽你的消息。

如果那會啣信傳送的來鴻去雁，能把我這封無法投遞的信送到你那裏；如果這封信能映入你那嵌有靈活流動的水晶的眼簾，——雖然我設想不出你的眼睛是怎樣的美妙而嫵媚——我知道你讀了牠後，一定會悲喜交集：你會哭，但同時你的心胸中却佔據着愉快；你的笑臉上將披流着晶瑩的淚珠，你的淚容上將盪漾着溫柔的微笑，有如細

雨迷濛中，大地上依舊佈滿着金色的陽光的景象。

我們曾有過三次會面的機會，可惜都給我們毫不經意地，生生地，錯過了，以後再要想找到這樣好的機會，怕是不可能的吧！哥哥！這都是妹妹不好，不能怪哥哥的。

在我們通信的第二年的六月初旬，我趁着暑假，由上虞的 C 女校往杭州教育廳所辦的暑期學校內選讀國語一門。當時我也有信告訴你，後來接到你的覆信說，你今年暑假不返家，將留居校內，溫習舊課；你又說，你很想與杭州來訪我。那時我固然很歡迎你之來臨，而且急切地在盼望着，然而同時我羞恥畏怯的心理又使我覺得不好意思。哥哥！你想，一個從來不大和異性接觸的少女，一旦要和一個不識面的男子相會，——雖然這個男子是我所愛的——這是多麼強硬不自然的事呀！這兩種相反的心理，各有各的勢力，在我心房裏平分地佔據着，不相上下。最後我抱着半推半就的態度，這樣的回覆你：

……你說，你打算到我這裏來，我得了這個消息後，非常的快樂。只是溽暑可畏，長途跋涉，於你的身體有損無益；而且當這炎陽驕人的盛夏，濃妝淡抹的西子也似乎比在春季時為清減消瘦了，所以你這時來遨遊西湖，實也不甚合時。我想，我們將來會面的機緣正多，何必如此急急呢？但如果你一定要來的話，那我也將懷着十二萬分的真誠至意來歡迎你，歡迎你的玉趾駕臨呀。……”

雖然我那封信裏含有幾分拒絕你來的意思，實則那時我是每天，每天，站在校門前期待着你呢，我是倚闌十二個時地等候着你呢。但結果，你因為經濟困難，川資一時不易籌措，終於沒有來。

在我們通信的第三年——這正是你大學畢業的那年——的秋季，你在甯波 N 中學教書，那時你又來信說，甯波和上虞距離不遠，交通又很便利，這次你無論如何要來看我了。

當時我就立即覆你一封信，信裏的話大概總還遺留在你的記憶裏罷。我記得是這麼的寫着：

“……我接讀你的信後，我是被一種又是恐怖，又是喜悅，又是羞怯，又是熱望的複雜情調所陶醉，所襲擊了。哥呀！我敬愛你，同時我又怕你，——怕見你的面，雖然我可猜想得出你的臉龐一定是和你的詩，你的信一樣的美麗。也因為我從來沒有和你碰過面的緣故，所以我有時異常的大膽。在我致你的信裏，差不多什麼話都會說，什麼行爲都會做。我有時很惡毒地像咒詛魔王一樣的咒詛你；有時我又很虔敬地像頌讚上帝一樣的頌讚你；我有時會在我的信箋上，把你畫成一隻雪白的綿羊，把我自己畫成一個半個體的披散着長髮的小姑娘，騎在你細毛柔茸的背上。哥哥！我是羞見你。假使我能遇見你，我預料和你相見時，一定是非常的畏怯：我給你的信裏什麼都會說的話，到那時會一句句的在喉嚨裏咽住，什麼都說不出來；我信裏什麼都能做的放浪的行爲，到那時也會什麼都做不出來；我的口和手會不受我如意的驅使；我會是凝靜的，沒有生機的石膏雕像一樣；呆

呆地站在你面前。但是我並不是不想見你，我也很熱望你來，如流雲般的飄到我的頭上來，如飛鳥般的溜進我繡閣的紅窗綠窗裏來。你來時，可由甯波乘火車到百官，由百官到我們那裏還有四十里的路程；火車是不能直達的，你可以坐轎，轎資約一元左右，但我們城裏的客棧却是異常的污穢醜陋，怕你住不慣。我想你現時不來也不要緊，橫豎今年放寒假時，我要往上海去跑一趟，甯波是必經之路，到那時我自然會順便來看你的。……”

這一回你又因事沒有來，於是第二次會面的機會又平白地錯過了。

第二次的機會雖已隨着寂寞的秋深逝去，而第三次的機會却又跟着嚴冬到來。一連下了幾天的雪，大地陡變成了琉璃世界，我寢室窗外的幾株蒼老的松樹，也罩着一層薄薄的銀紗，寒假和我往上海的行期是快近了。我想這一次良好的機會是無論如何不要再讓牠逃跑了，哥哥正在焦灼地，不耐煩地，期待着我呢。

但是，哥哥！被革命高潮所激盪的哥哥，那時，你還沒到寒假時期，就迫不及待地，孑然一身，離開甯波，跑到廣東從戎去了，而你我的空間的距離也愈益長了，遠了！當我接到你告別的信時，我只是哭！我只是哭！一面爲你耽心着，爲你生命的危險耽心着，爲我們渺茫的未來耽心着。那時我已預料到：我們的不識面將終究是個不識面的了，我們會晤的機會將更不容易獲得了。如今呵！果真不出我之所料，不要說是識面，即使再想如從前那樣魚雁往來也是不可而得的了！

當我還不知道你已離開甯波的時候，我是天天盼望着寒假快些到來，而時間之神似乎有意和我爲難，牠偏學着龍鐘老人一步一跌的姿勢，走得很慢。但自你乘長風破萬里浪，赴粵慷慨請纓的消息，由你的信裏告訴我之後，時光却又是如流矢一般的快，寒假終於到了，終於迅速地到了。那次我往上海的途中，當然沒有如起先所預想的那樣興致勃勃；當我帶着寡孀往她丈夫墳塋前去掃墓的

那種悲苦傷感的情緒，經過 N 中學的門前時，我急忙地掩着面飛步過去了。唉！哥哥！若是那時你還在那兒的話，你一定會站崗般的佇立在門口，小心地期待着我，並側着屣迓迎我呀！

“請問先生，張海西先生是不是在這兒呀？”當我在門口碰到你時，一定會這樣的問你。

“不敢當！我便是海西，你是菲葉女士嗎？”你也一定會驚奇地，微笑地，這樣的答，這樣的問。

“正是呀！”我又會兩頰浮着笑渦，羞紅着臉，這樣的回答你。

最使我哭喪着顏的，是你抵粵半年後寄給我的那封信，——也可以說是你最後的一封信——信裏說：

“……這裏不久就要北伐，我決意隨軍出發。此去自必死，以後恐怕不能多多寫信。因為：一則，我不願重累妹妹；二則，一個革命家的生活不應該是二重的，他應該把他熱烈的情感，整個兒由戀愛上移過來，貫注在革命上，他應該忠於革命，

像他從前忠於情人一樣，在革命未成功之前，他只能暫時犧牲戀愛。……”

從此以後，就不再接到你的信了，哥哥的消息是渺然的了，哥哥的蹤跡是飄泊無定的了。但是，哥哥！我並不抱怨你，我所能贈予你的只是“寬恕”和“諒解”。我祇怪我自己的命運多舛，恨我自己太庸懦軟弱，既沒有受過革命的理論的薰陶，又沒有革命的決心和毅力，不能跟着你共同奮鬥。唉！假使當時我也能跑到別有風光的南國去，做你的女同志，和你一塊兒出發北伐，使劍光和鎗影交映，使革命與戀愛調和，行軍時我走不動，你會背着扶着走，你萬一受了傷，我會週到地看護你。便是生不能同衾，死也可同躺在血肉橫飛槍林彈雨的戰場上，至少也終勝於現時這樣的彼此隔絕，乖離，淡漠，悽涼的景象呀！

寫到這裏，我是忍不住的嗚咽地吸泣了。我只是哭，只是寫，哭了又寫，寫了又哭。我想起我從前寫給你的一百多封信，我是嫌牠太少，太簡短，太